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排調

宋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，二人並短小。尚之嘗謂延年為猿，延年目尚之為猴。同游太子西池，延年問路人云：吾二人誰似猴？路人指尚之為似。延年喜笑。路人云：彼似猴爾，君乃真猴。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，葬畢，數與群臣至墓次，謂劉德願曰：卿哭貴妃若悲，當加厚賞。德願應聲便號慟，上悅，以為豫州刺史。又令醫人羊志哭，志亦嗚咽。他日或問志：那得此副急淚？志時新喪妻人，答曰：我爾日自哭亡妻耳。

謝朓告王敬則反，敬則女為朓妻，常懷刃欲報朓。朓不敢相見。及朓當拜吏部郎中，謙挹尤甚。尚書郎范縝嘲之曰：卿人才無慚小選，但恨不可刑於寡妻。

王裕之形狀短小，而起坐端方。桓元謂之彈棋發八勢。

梁武帝賞接到溉，每與對棋，從夕達旦。或復失寢，加以低睡。帝以詩嘲之曰：狀若喪家狗，又似懸風槌。

宋沈昭略逢王約，張目視之曰：汝是王約邪？何乃肥而癡？約曰：汝是沈昭略邪？何乃瘦而狂？昭略撫掌大笑曰：瘦已勝肥，狂又勝癡，奈何王約，奈爾癡何！

齊柳惔甚重其婦，頗或畏懼。性愛音樂，女妓精麗，惔略不敢視。僕射張稷與惔狎密，而為惔妻所敬。稷每詣惔，必先通問夫人。惔欲見妓，常因稷以請，然後惔妻隔幔坐，令諸妓出。惔始得寓目焉。

梁劉諒為湘東王所善，王一日嘗游江濱，歎秋望之美，諒曰：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。王以為刺已，曰：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？由此嫌之。

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，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，因嘲之曰：今日可謂連璧。儉曰：不意老子，遂與韓非同傳。

梁劉之遴嘗夢為折臂太守，後果牛奔墮車折臂，為南郡太守。周舍戲之曰：雖復並坐，可橫，政恐陋巷無枕。

齊高爽誅孫抱，了無故人之懷。取筆書鼓，云：徒有八尺圍，腹無一寸腸。面皮如許厚，受打未渠央。抱形體肥壯，腰帶十圍，爽故以此譏之。

王偉，侯景之徒也。景敗，元帝愛其才，將舍之。朝士多忌之，曰：前日偉作檄文，有異詞句。帝求而觀之，云：項羽重瞳，尚有烏江之敗；湘東一目，寧為四海所歸。帝大怒，以釘釘其舌於柱，刺其腸，顏色自若。

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為戲。王僧虔子慈，謝鳳子超宗，慈方學書，超宗曰：卿書何如虔？公慈曰：慈書比大人，猶雞之比鳳。/王彧之子綯，何尚之子偃，綯五六歲讀書，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，外祖何尚之戲曰：可改作耶耶乎文哉。綯曰：尊者之名，安可為戲？寧可道草上之風必舅？/殷淳之子孚，何無忌之子勛，嘗共食。孚羹盡，勛曰：益殷純羹？孚答曰：何無忌諱？/謝莊之子淪，劉勉之子俊，嘗同飲。俊曰：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。淪曰：苟得其人，自可流湏千里。/蔡興宗之子約，王僧虔之子慈，同人寺遇沙門儼，約曰：眾僧今日，可謂虔虔。慈應聲曰：卿如此，何以興蔡氏之宗？/張邵小名梨子，數小名植。文帝戲之曰：植何如梨？數曰：梨是百果之宗，植何敢比也。/孝武好詆群臣，並使自相嘲訐，以為歡笑。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，江智深正色曰：恐不宜有此戲。上怒曰：江僧安癡人，癡人自相惜？僧安，智深之父也。智深避席流涕。/謝鳳之子超宗，謝莊之子肱，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。超宗曰：君命不可不往。乃趨入。肱曰：君處臣以禮。遂不入。

元孚性機辯，好酒，貌短而禿。周文帝偏所眷顧，嘗於室內置酒十缸，餘一斛，上皆加帽，欲戲孚。適入室見，即驚喜云：吾兄弟輩甚無禮，何為竊入王家，斥坐相對？宜早還宅也。因持酒歸。周文拊手大笑。

北齊宋游道，交遊字然諾，時人云：游道獼猴面，陸操科鬥形。意識不關見，何謂丑者必無情。李構嘗因游道會客，因戲之云：賢從在外，宜自迎接。為之通名，稱族弟遊山。游道出見之，乃獼猴而衣帽也。

鄭譯請還治疾，隋文帝召見於醴泉宮，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，復爵沛國公上柱國。高穎戲曰：筆乾。譯曰：出為方岳，杖策言歸，不得一錢，何以潤筆？帝大笑。

北齊李庶生而天鬮，崔謔調之曰：教弟種鬣，以錐遍刺作孔，插以馬尾。庶曰：請以此方，回施貴族藝眉。世傳謔門有癩疾，故庶之言如此。

北齊孫季華淺行薄，邢邵嘗謂曰：須臾讀書。季華曰：我精騎三千，足敵君羸卒數萬。季華嘗服棘丸，李諧調之曰：卿應自足，何假外求？坐者皆笑。

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顯要，至隋受禪，並為外職。時楊素方用事，因文帝賜宴，素戲機曰：二柳俱摧，孤楊獨聳。

隋侯白好俳諧，楊素與牛宏退朝，白曰：日之夕矣。素曰：以為我牛羊下來邪？

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云：有言則誑，近犬便狂，加頸足而為馬，施角尾而成羊。又嘲盧元明云：在上為虐，在邱為虛，生男為虜，配馬成驢。

梁宗如周面狹長，蕭察戲之云：卿何為謗經？如周曰：自來不謗經。察大笑曰：君當不謗餘經，正應不信法華經爾。蓋法華經云：聞經隨喜，面不狹長也。如周乃悟。

蘇威之子夔，少聰敏。楊素甚奇之，戲威曰：楊素無兒，蘇夔無父。

隋柳調為侍御史，楊素曰：柳條通體弱，獨搖不禁風。調斂板正色曰：調信無取者，公不當以為侍御史；調信有可取，不應發此言。公當具瞻之地，樞機何可輕發？素甚奇之。

隋麥鐵杖因朝集，考功郎豆盧威嘲之曰：麥是何姓？鐵杖曰：麥不殊，那忽相怪？威赧然無以應之。

唐閻立本為右相，姜恪為左相。恪立功塞外，立本尤善圖畫，非宰輔之器。時人語曰：左相宣威沙漠，右相馳譽丹青。

虞世基，世南兄也。許善心，敬宗父也。同為宇文士及所害。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，備見其事，因謂人曰：世基被誅，世南匍匐而請代；善心之死，敬宗舞蹈以求生。人以為口實。敬宗深銜之。

李昭德，則天時為相，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，有數點赤，詣闕進之。諸宰相問其故，對曰：為此石赤心，所以來進。昭德叱之曰：此石赤心，洛水中餘石豈盡反邪！左右皆笑。

來俊臣與李昭德素不協，乃誣構昭德有逆謀，因下獄。俊臣以罪，同日被誅。是日大雨，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。相謂曰：今日天雨，可謂一笑一悲矣。

則天時三月雪，蘇味道等以為瑞，草表將賀。王求禮止之曰：宰相調變陰陽，而致雪降暮春，災也。安得為瑞？如三月雪為瑞，則臘月雷亦為瑞矣。舉朝嗤笑，以為口實。

苗晉卿為吏部侍郎，御史中丞張倚男爽參選，為書判之首。眾知爽不讀書，議論紛紛。元宗親試之，爽持紙竟日，不下一字，時謂之曳白。上怒，貶張倚為淮南太守。敕曰：門庭之間，不能訓子；選調之際，仍以托人。時士子皆以為戲笑。

朱泚僭逆，姚令言為侍中，源休同知政事。群凶宴樂既醉，令言與休論功。令言自比蕭何，休曰：帷幄之謀，成業之業，無出子之右者。吾比蕭何，子為曹參可矣。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，皆笑謂休為火迫鄭侯。

喬琳好談諧侮謔，為監察御史，與同寮畢耀嘲諷往復，因成罅隙。遂以公事，互相告訐，坐貶巴州司戶。朱泚僭逆，琳掌賊中吏部，選人前白曰：所注某官不穩便。琳答曰：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？

李泌為相，奏請罷拾遺補闕。上雖不從，亦不除人。故諫司惟韓臯歸登而已。泌仍命收其署餐錢，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。故

時戲云：韓諫議難分左右，歸拾遺莫辨存亡。顧況惟好談諧，柳渾李泌與之厚，自謂知已秉樞要，當得達官。久之遷著作郎，況不樂，求歸於吳。班列群官皆有侮玩之目，人皆惡嫉之。泌卒，況不哭，而有調笑之言，為憲司所劾，貶饒州司戶。

關播奇重李元平，令知汝州御李希烈，至部，募人修城，希烈令數百人投募，縛元平馳去。既見希烈，遣下行地。希烈見其眇小無鬚，戲謂人曰：使汝取李元平，何故將元平兒來？因罵曰：瞎宰相使汝當我，何待我淺也。

李實奏不早，由是租稅皆不免。人窮無告，乃徹屋瓦，賣麥苗，以供賦斂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云：秦地城池二百年，何期如此賤田園。一頃麥苗碩五米，三間堂舍二千錢。如此語有數十篇，實以為誹謗，德宗遽令杖殺此優。

王士平尚憲宗義成公主，縱恣不法，士平與之忿爭，憲宗幽公主於禁中，幽士平於私第。後釋之。時輕薄文士蔡南史，為團雪散雪等曲，言游處離異之狀，往往歌於酒席。憲宗聞而惡之，欲廢進士科。

於頤為蘇州刺史暴橫。觀察使王緯奏其事，德宗不省。後頤累遷，乃與緯書曰：一蒙惡奏，三度改官。

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，宰相復欲置之郎署。時禹錫作游元都觀詠看花君子詩，語涉譏刺。執政不悅，復出連州。大和二年自和州召還，復作游元都觀詩。前篇云：紫陌紅塵拂面來，無人不道看花回。元都觀里桃千樹，盡是劉郎去後栽。後篇云：百畝庭中半是苔，桃花淨盡菜花開，種桃道士今何在，前度劉郎又到來。人嘉其才而薄其行。

韓退之戲孟郊云：公合識安祿山。郊低頭云：識即不識，大知有他。

豆盧瑑乾符中作相，宣制日，大風雷雨拔樹。左丞韋蟾賀之。瑑言及雷雨之異，蟾曰：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。瑑笑曰：霖何甚耶？及賊賊犯京師，僖宗出幸，瑑死於張直方之第。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。

鄭紫善為詩多侮刺時，故落枝調時號鄭五歇後體。初去廬江，與郡人別云：惟有兩行公廩淚，一時灑向渡頭風。滑稽皆此類也。

姜師度好溝洫，所在必發眾穿掘，雖有不利，而成功亦多。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，時人語曰：傅忠孝兩眼看天，姜師度一心穿地。人傳之以為口實。

酷吏郭霸為鬼所殺，時洛陽橋壞，行李病之。至是功畢。則天問群臣：比在外有何好事？舍人張元一素滑稽，對曰：百姓喜洛橋成，幸郭霸死，此即好事。

王勃為沛王府修撰，諸王門雞，互有勝負。勃戲為檄英王雞文。高宗覽之，怒曰：據此是交構之漸。即日斥勃，不令入府。

鄧元挺為吏部侍郎，既不稱職，甚為談者所鄙。又患消渴之疾，選人目為鄧渴。為詩榜於衢路，自唐以來，掌選之失，未有其比也。

薛逢與劉瑑相善，而瑑詞藝不逮，逢每侮之。至大中末，瑑稍歷禁近，逢愈不得意，自是相怨。瑑作相，逢為郎官，有薦逢知制誥者，瑑以先朝立制，給舍須歷郡縣，而逢未嘗治郡，出為巴州刺史。既而沈詢楊收王鐸，自學士相繼作將相，皆逢同年進士，而逢文藝最優。楊收作相，逢有詩云：須知金印朝天客，同是沙堤避路人，威鳳偶時皆瑞聖，應龍無水謾通神。收聞而大銜之，出為蓬州刺史。收罷相，入為太常少卿。給事中王鐸作相，逢又有詩云：昨日鴻毛萬鈞重，今朝山嶽一毫輕。鐸亦怨之，以恃才褻忿，人士鄙之，終於秘書監。

崔喜為為尚書左丞，令史惡其聰察，以其短而身傴，嘲之曰：崔子曲如鉤，隨例得封侯，膊上全無項，胸前別有頭。高祖購造言者加其罪。

秦宗權為其愛將申叟所執，昭宗御延喜樓受俘。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，徇於兩市。宗權檻中引頸，謂揆曰：尚書明鑒，宗權豈反者耶？但輸忠不效爾。眾大笑。

神龍中，每霖雨必開閉坊門穰災。右衛騎曹宋務先上疏云：雨暘或愆，貌言為咎，豈有一坊一市，遂能感召星靈？暫閉暫開，便欲發揮神造，至今巷議街言，共呼坊門為宰相，謂能節宣風雨，變調陰陽。如是則赫赫師尹，便為虛設；悠悠蒼生，復何所望？景龍中，東都霖雨百餘日，閉坊市北門，駕車者甚苦迂遠。街市言曰：宰相不能調陰陽，致茲恒雨，令我迂行。會中書令楊再思過，謂之曰：於理則然，亦卿劣耳。

順宗冊憲宗為太子，中外相賀，至有感泣者。王叔文獨有憂色，口不敢言，但吟杜甫詩云：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聞者哂之。

僖宗善騎射禦法算，至於音律捕博，無不精妙。好蹴鞠鬥雞，與諸王賭鵝一頭，至直五十緡。尤善擊毬，嘗謂優人石野豬曰：朕若應擊毬進士舉，須為狀元。野豬對曰：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，恐陛下不免駁放。上笑而已。

昭宗時，秦裴為楊行密守崑山。錢鏐使顧全武攻之，不下。全武檄裴令降。全武嘗為僧，裴封函納款，全武喜，召諸將發函，乃佛經一卷。全武大慚，曰：裴不憂死，何暇戲乎！益兵攻城，引水灌之。裴乃降。全武勸錢鏐宥之，鏐從之。時人稱全武長者。

昭宗時，李茂貞劫駕幸鳳翔，朱全忠圍城，攻城者詬城上人云：劫天子賊！乘城者詬城下人云：奪天子賊！

朱梁成汭初作僧，後鎮荊南，撫緝雕殘。時韓建亦披荊棘以緝華州，人號北韓南郭。初澧朗一州本屬荊南，乾寧中為土豪雷滿所據，洎奏請割隸。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，洎銜之，及彥若出鎮南海，路過江陵，洎猶怏怏，語及前事。彥若曰：令公位尊方面，自比桓文，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。令公何不加兵，而反怨朝廷乎？洎赧然而屈，因思嶺外有黃茅瘴，患者皆發落，乃謂彥若曰：黃茅瘴望公保重。彥若應聲曰：廣南黃茅瘴，不死成和尚。譏洎曾為僧也。洎終席慚赧。

後唐莊宗劉后生皇子繼岌，后父劉叟以醫為業，詣鄴宮自陳。后方與諸夫人爭寵，恥為寒族，答劉叟於宮門。莊宗好俳優，宮中暇日，自負藥笈，令繼岌攜蔽蓋相隨，自稱劉山人求訪女，后大怒，答繼岌。

後唐僧誠惠云能役使毒龍，可致風雨，其徒號為降龍大師。京師旱，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，六宮參禮，士庶瞻仰，謂朝夕可致甘澤。禱祝數旬，略無徵應。或謂官以祈雨無驗，將加焚燎。誠惠懼而遁去。及卒，賜號法雨大師。塔曰慈雲之塔。

石晉桑維翰身短面廣，每引鑿自歎曰：七尺之身，何如一尺之面。登第同榜四人，秦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：今歲二個半人及第。以維翰短陋，故謂之半人也。

石晉王松，契丹北還。蕭翰立許王從益，偽署松為左丞相。漢祖入洛，先降詔諭令受偽命者可並焚毀，勿至憂疑。於是台司悉斂偽署告牒焚之。松以手自指其胸，謂同列曰：此即二十四考中書令也。

五代周張可復，依晉公霍彥威為青州從事。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，目為奸兔兒。

唐莊宗趨大梁，梁主召宰相謀之。鄭珪請自懷傳國寶，詐降以紓難，梁主曰：今日固不敢愛寶。但如卿此策，竟可了否？珪俯首久之曰：但恐未了。左右皆縮頭而笑。

唐莊宗或自傳粉墨，與優人共戲於庭，以悅劉夫人，名謂之李天下。嘗因為優，自呼曰：李天下！李天下。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，帝失色，群優亦駭愕。新磨徐曰：理天下者只一人，豈有兩人耶！帝悅厚賜之。

湖南高從誨，時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，漢閩吳蜀皆稱帝。從誨利其賜予，所向稱臣。諸國賤之，號高無賴。

江南邊鑑克建州，凡所俘獲皆全之。建人謂之邊佛子；及克潭州，市不易肆。潭人謂之邊菩薩；既為潭帥，政無綱紀，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，潭州人失望，謂之邊和尚矣。

周行逢兼總湖南，留心民事，悉除馬氏橫賊。自王逵劉言以來，屢舉兵將吏積功，及所羈縻蠻方檢校官三公者以千數。行逢生日，諸道各遣使致賀。行逢有矜色，謂徐仲雅曰：四鄰亦畏我乎？仲雅曰：侍中境內，彌天太保，遍地司空，四鄰那得不畏？

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，屢言馮延巳等虛誕，唐主不聽。夢錫曰：奸言似忠，陛下不悟，亡國必矣。及臣服於周，延巳之黨相與言，有謂周為大朝者，夢錫大笑曰：諸公常致君堯舜，何意今日為小朝邪？

